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義

絜齋集卷八

宋

袁

燮

撰

序

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于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于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

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于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渾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倣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閒者悌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世俗桀驁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于君孝于親睦于閨門比于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旣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

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于此余是以嘉之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
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未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
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湮鬱至先生
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于
日用之閒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
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
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
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
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

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
援天下之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于行
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有昏怠
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
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
神猶在敬而觀之心神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
尙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二十卷刊
于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
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

師表歟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于
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
人四明袁燮謹書

浮光戰守錄序

自古論兵家之勝負者繫乎算之多與寡而已然算之
多寡有甚相遠絕者有相去無幾者趙括之疎也而遇
白起陳餘之迂也而遇韓信不待兩軍交鋒而勝負已
分矣曹孟德一世之雄而敗于周瑜杜曾勇冠三軍而
敗于周訪夫曹與杜豈可謂無算一時智慮有所不若

則不能制敵而敵制之譬諸奕焉舉棋一差斯不勝其
耦矣是故用兵爲最難兵死地豈可以易言哉昔者夫
子嘗曰我戰則克而荅子路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此其計慮之精深隄防之嚴密無復遺策矣
以天縱之將聖猶不敢忽如是況他人乎今觀浮光戰
守錄太守柴侯以寡敵衆而三年之間戰則必克守則
必固威名赫然震耀當世或者精深而嚴密亦有非常
人所能窺測者歟夫戰而無謀謂之浪戰守而無策謂
之徒守柴侯之所爲豈倉猝舉事僥倖于一擲哉誠心

爲國不顧一身之利害君子觀其忠兼通羣書周知兵
家之機要君子觀其略出奇無窮有似乎卽墨之守君
子觀其智戰于城外取則于昆陽之師君子觀其勇合
是四者何事不集而又能勤于求助王君辛名將也安
昌之役突入敵帳梟統軍首可謂膽勇矣而與之協力
及其他才俊鼓之舞之頡頏爭奮其圖勲業皆得牽聯
登載于此吳志有之曰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
浮光之戰守眞無一事之不牢者歟此余所以三復是
錄而深嘉之

送右史將漕江左序

起居真舍人以精博之學端方之操立螭坳進讜言蹇蹇諤諤作時砥柱搢紳倚以爲重海內相望風采嗚呼可謂正人也已邊事方殷將漕江左欲豫爲戰艦之備朝家委寄之意亦不輕矣而一時公論皆深惜其去蓋汲直在朝淮南寢謀忠鯁之士精神折衝國勢所賴以安強也其可遠去乎雖然前朝舊事凡欲畀以大任者皆先歷河北都漕等官蓋欲其諳事宜積雅望也今之選用無亦是意乎起居正色敢言知有吾君而不知有

吾身知有宗社生靈而不知有吾家視此身之進退不啻如浮雲之去來未嘗以他念雜之玉壺寒冰表裏洞徹此則起居之本心非由外至者也昔者伯禹治水八年于外過門而不入子泣而弗顧夫片時之頃一至其家似未害也而有所不暇此聖人之心所以精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木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稍懈者懼其或貳也起居常秉茲心造次不舍惟正途是遵惟

公家是念力持斯世將有望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起居其思之

題跋

跋丁未御書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君父蒙塵于外而臣子恬然坐視弗救豈復有人心哉靖康之禍慘矣公卿大臣平居獻佞貢諛臨難奉頭鼠竄宗邑傾危曾莫之恤延康尙書何公獨能忠義奮發糾合同盟倡大義于天下聖心簡在寵以奎畫其後歸諸御府而別錄之以寶藏于家

尚書之志念深矣昔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孟子亦稱故國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尚書忠義如此後嗣子孫誠能續而不絕斯足以世其家矣嗚呼其偉矣夫

跋宣和六年御製賜沈晦

國朝取士之盛是年爲最蓋承平旣久俊秀雲集徽皇聖度兼容纖芥之善網羅不遺殿廬攷閱將軍別有旨以御前特試者參入五等凡七十餘人非故事也或者聖意自有所在耶沈公晦萬言正對爲天下第一旣而

致身侍從直道進退蔚爲名臣其曾孫臨川法曹燧示
臣以聞喜宴所賜御詩旣見當時寵光之盛矣而復以
乃祖奏議一巨編俾臣觀之忠鯁深切皆足以感格君
心興起世道臣益知徽祖所以簡拔真才蓋不專取夫
象數之學嗚呼偉哉

跋雲巢王公續雅

雲巢王公名卿之子也嗜古書有美才而恬于榮利凡
世俗所樂者不入于心而巖壑奇絕之趣斯須不忘也
胷襟如此發而爲詩清新俊逸出乎塵垢之外理當然

爾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紫微于湖張公一代之傑也而與雲巢爲莫逆交更唱迭和則雲巢之高致可知矣余來臨汝始識雲巢之二子皆修謹守家法一日示予以先大夫續雅一編予敬觀之皆超軼絕塵語也秋山詩云朝來倚危欄爽氣真可嚙此非喫烟火食人所能道者二子盍面山築小亭名之曰嚙爽以無忘先君子之雅趣乎

跋高公所書孝經

孝經一書百行之根源也贈特進四明高公嘗親筆之

以授其孫傳之至今特進乃春官二卿介弟貳卿以學行之粹著稱于紹興閒與秦丞相相忤終其身不復用屏居鄉閭士之得于親炙有所啓發者多矣況其同氣之親乎今觀其遺書楷而有法無一點一畫猝然而作者揚子雲言書心畫也柳誠懸亦云心正則筆正心者一身之宗主家傳之要道也人孰不愛其子孫與之爵秩心不正則不能繼豐其財用心不正則不能保惟此心之傳精純不雜氣脈不閒其將彌久而彌昌乎公之曾孫國子進士指得此一編保而藏之所以寶此心也